



友情的施予

楊筱夢

送郵差
走後，

我問媽：「誰的信？」

「我沒看，是你爸爸拿去了。」媽邊收拾屋子，邊對我說：「成績單該來了把？」她臉上浮着笑。寒假開始十天了，這一次，我特別惦念成績報告單。想去問爸爸，又有點怕，終於媽出去的時候，我尾隨着她。

爸躺在過道藤椅上晒太陽。

「爸爸，學校有沒有什麼通知？」我換了一個旁式問。

「唔，在這裡。」他冷冷地說。

我跟隨他的視線，在椅旁拾起我的成績單。我的臉滾燙。爸爸扭轉身，假裝不看我。媽站在一旁，看看爸，看看我。「友娟，怎回事？」她把成績單接過去，也不哼聲了。

午飯的時候，爸不說一句話，媽吃了兩口便把碗放下，我勉強吞了一碗。最後，爸忍不住了。「晌午，我要出去轉轉。」他抹抹嘴，走了。

剩下媽和我的時候，媽輕聲問：「友娟，妳數學，理化不是都頂好嗎？怎會不及格。」我不響，她又說：「是不是在學校生病？妳瘦了！原先我就不贊成妳住校，但是成天趕火車又沒時間看書——唉？」她輕撫我的短髮，一滴淚水排上眼角。

「媽！」我投向她懷裡，我能對她說什麼？碧容口中如潮的鮮血，灼熱的臉龐，失神的眼睛……就是全部事實。

我似乎又看見那雙憂鬱的眼睛：「友娟，不要走！」我怎能拋棄那孤獨，苦難的生命？如今以我個人的犧牲，換取她的生存。我對得住自己，也對得住在艱苦中培植我的父母。

想起碧容的病，真像一場夢。

我們同學兩年，我和她同班，住在一個寢室，據我曉得：她是孤兒，住在外婆家。外婆的憐憫，愛護，使她成了表姐妹群中的眼中釘。因此，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她早熟。她嬌小，瘦弱；但用功，和善，却不愛講話。誰想得到，可怕的慢性病，就在她的沉默中滋長。

這學期開學以來，碧容經常發熱。咳嗽。直到第一口鮮血從那蒼白的嘴唇中湧出，她病倒了！校醫診斷碧容患的是肺結核。這消息立刻傳遍全校，「林碧容」三個字，成了有毒的名詞。人們談起時，緊皺眉頭，摒住呼吸；好像林碧容本身就是結核桿菌。

第二天，在校方命令下，碧容遷入肺結核病院。這時期，碧容失去一切，除了從外婆家得到的經濟援助，唯一的安慰便是我的友情。我得到校方允許，搬入醫院與她作伴。碧容每日高燒，動輒咳血，

我臨時充當了她的特別護士。

在碧容病勢最嚴重的時候，我也澈夜不能安眠，她的一聲咳嗽，一個翻身，都足以令人心跳。有一次，當我被她的咳嗽驚醒，輕輕走向她床前。「友娟，妳還沒睡？」她擦開眼，消瘦無力的手緊握着我：「我還好……」她聲音微弱，充滿歉意。話未說完，又是滿口鮮血，濺紅了雪白的枕套。我為她措拭，排着淚，給她按上冰囊，靜靜等她睡去，才回到床上。然而，我失眠了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美麗的夢幻在有陽光的日子裡消逝。除了我，碧容什麼都沒有。

當清晨，我給她梳洗完畢，銀她吃下每天的第一餐，要回學校上課的時候，我不得不扭轉臉孔，避開她的目光。我體會得到：那乞憐的眼神，正代表着她顫抖嘴唇要說的話：「友娟，不要走啊！」好像每次的離別，都是永別；我差不多是硬着心腸走開的。可是，我已經遲到。

我希望老師背轉身，好讓我悄悄溜進去。但當我坐穩時，已覺得頭腦昏沉，眼睛發花——老師說些什麼，我一點沒聽進去。

我瘦了，白天無限疲勞，夜間睡眠不足。同學中有人好意勸阻我去看碧容。但是，上結核病院，已經成爲我日常重要的課程。沒有我，碧容必將失望；沒有我，碧容將失去信心。想起早晨我離開她時的苦況；想到烈日下我趕着去看她的情景；她默默吃着帶去的水菓，凝視大顆汗珠從我額上滴下。一種無言的安慰，充滿她的心；我從她

臉上找到嬰兒在慈母懷抱中的滿足。

碧容久病，如飛鳥生活在樊籠。日出到日落，她的期望便是我的來臨；而我却又來去匆匆。只有黃昏，才有充份的時間陪伴她。坐在她的床邊，觀看窗外如銀的月色，哼着她心愛的歌曲；或仰望浮雲聚散，爲她講述兒時的故事。一時我們如進入童年的歡樂世界，直到她含笑入睡。

整整一學期，我的時間被分配在教室和病房。在碧容身邊，我是好媳婦，好護士，在教師心目中，我已失去往昔的光彩。

五個月過去了，碧容在藥物治療和經心靜養下，健康情形已日漸好轉。半月前，經X光檢查，確定病灶已停止活動。醫生說，她可以回家修養了，只要她生活安定，一年以內病就可以好。

十天前，我送碧容到車站。火車的軋軋聲，將她帶向外婆懷抱。她在車箱窗口，揮動白色的手帕；我望着漸去漸遠的車身，望着蠕動的人群，悵惘中感到無限安慰。

窗外，草已綠，生命在枝頭抽出新芽。

我抬起頭，凝視母親：「媽，不要難過，我不會對不起您。」

媽輕拍我的短髮：「是的，孩子！我相信妳？」媽的笑容永遠是悲憫的，慈愛的。我忽然想到，失去榮譽固屬可恥；但世間還有比榮譽更高貴的東西。